



文史

W
E
N
S
H
I
一九九九年第二輯 總第四十七輯

- | | |
|----------------------|-------|
| 由鯀陞洪水論舜放四凶 | 丁 山遺著 |
| 《釋名》校箋 | 周祖謨遺著 |
| 詹鍔《文心雕龍義證》指瑕 | 楊明照 |
| 《五朝小說》與《說郛》 | 程毅中 |
| 漢唐間東北地區農牧生產述略 | 張澤咸 |
| 中國佛教心本原說的創立與發展 | 方立天 |
| 晁補之的家世和早期事迹 | 孔凡禮 |
| 唐代鴻臚寺及其外交管理職能 | 麥 虎 |
| 《唐代墓誌彙編》殘誌辨證 | 曹 汛 |

文史

WENSHI

一九九九年第二輯

總第四十七輯

07

7

局

文 史

第四十七輯

編 委 會 名 單

主 編 宋一夫

編 委 (依姓氏筆畫排列)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李家浩	吳榮曾
吳樹平	宋一夫	季羨林	周紹良	金開誠	岳慶平
俞偉超	胡平生	徐莘芳	袁行霈	陳高華	陳祖武
陳鐵民	啓 功	張岱年	張澤咸	張傳璽	費振剛
曹道衡	崔高維	董乃斌	裘錫圭	楊牧之	樓宇烈
寧 可	閻步克	龔書鐸	汪聖鐸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出版

責任編輯：李解民

汪聖鐸

金 鋒

李晨光

張 耕

文 史

第四十七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20 印張 · 38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冊 定價：27.00 元

ISBN 7 - 101 - 01922 - 6/K · 870

目 錄

由鯀陞洪水論舜放四凶(上).....	丁 山遺著(1)
《釋名》校箋	周祖謨遺著(1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里數(上)	余太山(31)
漢唐間東北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下)	張澤咸(49)
唐代鴻臚寺及其外交管理職能	黎 虎(67)
《唐代墓志彙編》殘志辨證(中)	曹 汛(91)
宋代安撫使制度(上)	李昌憲(107)
論孔子作《春秋》	趙生群(123)
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	胡寶國(141)
中國佛教心本原說的創立與發展	方立天(157)
林希逸《莊子口義》知見版本考述	楊 黛(179)
葉德輝的政治生涯與學術活動	張承宗(187)
李銳的生平及其《觀妙居日記》	馮錦榮(207)
《詩·小雅·鼓鐘》名物新證	揚之水(221)
《九歌》考異補(中)	黃靈庚(231)
詹鍔《文心雕龍義證》指瑕	楊明照(245)
《五朝小說》與《說郛》	程毅中(259)
晁補之的家世和早期事迹	孔凡禮(267)

禪家“不辭向汝道”與不立文字

——“不辭”釋義再辨 劉瑞明(279)

《回回館課集字詩》回回文研究 劉迎勝(287)

讀書劄記

讀周乾潔《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數事議》後 陳奇猷(307)

《史記·楚世家》記楚熊繹受封時間之誤 沈長雲(308)

楊雄姓氏甄別 李解民(310)

《房仁裕碑》的立碑之年與房仁裕卒年 李燕捷(312)

《晉書》時誤補校(一) 牛繼清(14)

《晉書》時誤補校(二) 牛繼清(30)

《晉書》時誤補校(三) 牛繼清(66)

《晉書》時誤補校(四) 牛繼清(90)

《晉書》時誤補校(五) 牛繼清(122)

《晉書》時誤補校(六) 牛繼清(140)

《晉書》時誤補校(七) 牛繼清(156)

《晉書》時誤補校(八) 牛繼清(258)

《晉書》時誤補校(九) 牛繼清(286)

《晉書》時誤補校(十) 牛繼清(306)

由鯀陞洪水論舜放四凶(上)

丁 山遺著

(一)論共工壅防百川爲鯀陞洪水故事所分化

洪水前，《堯典》言“共工方鳩僝功”。共工者，鄭玄云：“水官名（《史記集解》引）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尚書正義》引）洪水後，《堯典》言命鯀試治水，“九載，績用弗成”。鯀何以弗成？據《洪範》云“鯀陞治水，汨陳其五行”也。周靈王太子晉則謂：

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昔共工氏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憚，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亡者必有共、鯀之敗焉。……（《國語·周語》下）

由是言之，共工方鳩僝功，亦謂治水。但《淮南·本經》則謂“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兵略》又謂“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爲水害殆即所謂“壅防百川以害天下”矣。

共工壅防百川以害天下，鯀亦陞洪水以汨五行；鯀有子禹能平九土，“奠九州”，《魯語》亦謂“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鯀與共工之身世，何其傳說相同若是耶？按《汲冢瑣語》：

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惡，其狀如熊，常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闕君之

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病間。（《御覽》九〇八卷及《路史後紀》二引）

昭七年《左傳》及《晉語》則並謂平公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同此夢熊故事，在《左氏》、《國語》傳為鯀神，在《汲冢瑣語》則傳為共工；是知鯀即共工之別名。共工壅防百川，即鯀陘洪水傳說所分化。

（二）論共工、帝鴻、帝江、渾敦、驩兒，皆為鯀之緩言

共工事跡，《堯典》但稱其“方鳩僝功”而已。太子晉則謂，“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郊子則更謂“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與黃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太皞以龍紀，少皞以鳳紀，後先並美。（詳昭十七年《左傳》）證之展禽云：“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土。”（詳《魯語》上）又，《大荒海內經》云：“炎帝……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則術器能復土壤，非后土，即四岳；而共工生于江水，又霸九州，似可名為帝江。《西山經》：

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馬，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山海經》卷二）

“神馬”，本又作“神鳥”。帝江，畢沅《校正》云：“江，讀如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惡，天下謂之渾敦是。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也。”余謂帝江渾敦無面目，實即渾敦之別名，文十八年《左傳》以渾敦為帝鴻之子，非也。渾敦，《莊子·應帝王》作渾沌，云：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天地篇》又謂：“脩混沌氏之術者，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則此七竅不通之渾沌，明為德至神全，毫無心機者之寓言。《西山經》謂“狀如黃囊，渾沌無面目”，自是七竅不通之的解。無面目之“神鳥”，而號曰“中央之帝”，是知帝渾沌即是帝鴻。

帝鴻，渾敦無面目之神鳥也。《西山經》又謂其色“赤如丹火”，似可稱為丹鳥氏。昭十七年《左傳》：“丹鳥氏，司閑者也。”杜《注》：“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余謂丹鳥即鴻鴈。《月令》：“仲秋之月，鴻鴈來。”《注》引《夏小正》云：“八月，丹鳥羞白鳥。”春啓

秋閉，丹鳥司閉，猶言鴻鴈主秋。丹鳥合而爲鴈字。《汗簡》云：“鴈，驩字也，見《尚書》。”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鴈毳。”《困學紀聞》云：“《古文尚書》，驩兜字也。”（卷十八）證之《唐寫本尚書音義》（《吉石齋叢書》中）及古寫本《隸古定古文尚書》（羅振玉影印本）驩兜之驩，字並作鴈。又，《書·無逸》：“其惟不言，言乃讜”（同驩）乃讜之驩，《沈子它殷銘》亦作。則所謂渾敦也，帝鴻也，當即驩兜之別名。蓋鴈鴻古本一字，渾敦即鴈毳之音轉，不獨如《左傳正義》云“《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共工之惡云，醜類比物，是與比周；知渾敦即驩兜”而已也。

另一理由是足以徵實驩兜即帝江者。驩兜，《淮南·地形》作驩頭國，謂在海外三十六國之南方。《山海經》亦作驩頭云：

驩頭國在畢方鳥南，其爲人，人面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鳥東。或曰讜朱國。（《海外南經》）

大荒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苢稊楊是食。有驩頭之國。（《大荒南經》）

至東方朔《神異經》隱括《山海經》爲文曰：“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爲人很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是驩兜者，鳥身人首之動物；與神鳥帝江之“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貌正相似。《神異經》又謂：“昆侖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閉，有兩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頸直短，食經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渾沌之貌，猶《莊子》所謂無“七竅”；其行爲則似《左傳》所謂“帝鴻氏子”；當是附會《莊子》、《左傳》而虛構之怪獸，故與《西山經》傳說之帝江不倫。其實渾沌者，渾渾沌沌之簡言。《呂覽·大樂》：“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渾渾沌沌，正《淮南·天文》所謂，“馮馮翼翼，洞洞濔濔”，與《精神》篇所謂，“頡頏鴻洞，莫知其門”。高誘注《呂覽》云：“渾，讀如袞冕之袞；沌，讀近屯”；注《淮南》云，“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實則東真二部，古音相近，鴻洞即渾沌之音譌。鴻洞急言之爲江，爲鴻，渾沌急言之則爲鴈，爲鯀。自音韻學考之，鯀之爲鯀當即渾沌合音。知鯀即渾沌，渾敦即帝江，帝江即共工也，則鯀，亦得謂即共工合音。

（三）論帝江之最初神格爲江神

共工，《西山經》謂之帝江，《左傳》謂之帝鴻。《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鴻。”《楚辭·天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鴻，舊注皆謂鴻水，是以共工遂傳爲“水官”，或“以水紀官”。

蔡墨曰：“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詳昭廿九年《左傳》）《考工記》亦謂：“畫續之事，山以章，水以龍。”是共工之爲水官，必與水龍有關。

《周本紀》言“共工游于涇上”一事，襲《周語》爲文也。但，共王，《周語》則作恭王，《趙曹鼎銘》則作𪛗王。《堯典》言，“共工象恭滔天。”象恭者，貌若恭慤也。《漢書·王遵傳》引書則作“象龔”；《陳侯因資鐸銘》亦作“𪛗哉”。凡後世所謂共給恭慤字見于金文者無不作𪛗。則共工之共，初當如《僞孔子家語》作龔。龔在《說文》，與𪛗別爲二字，其見于卜辭金文者則通從𪛗作：

《藏龜拾遺》六頁

《前編》二，第十三頁

《前編》七，第卅一頁

《仲𪛗父卣》

《𪛗鬲》

《頌鼎》

並象雙𪛗手拱龍形。《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厯。”《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如鄭君說，共亦玉類也，故字或作珙。余謂，共當讀爲瓏。《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按：古常禱雨，鮮聞禱旱，禱旱疑即舞雩，“龍文”當爲“龍形”。昭廿九年《左傳》：“公至自乾侯，使獻龍輔于齊侯。”杜《注》，“龍輔，玉名。”龍輔，即禱雨所用之瓏，土龍之變相也。《淮南·齊俗》：“土龍始成，大夫端冕以迎送之。”端冕迎送，𪛗慤之至也。則𪛗所從龍，非玉龍，即土龍，其字當象禱雨時拱奉土龍之形。郟子謂“共工以水紀官”，毋寧謂𪛗工本是水怪。《淮南·本經》曰“共工振滔洪水”，無異言洪水之災，由于共工水怪矣。

共工之工，舊說謂即司空，或官之聲轉。余謂工之爲言江也。《釋名·釋水》瀆：“江，公也，小川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水經·江水注》引作“江，共也。”《大荒經》正謂：“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由是由之：共工之爲共工，初爲江神，故又名帝江；江水爲江，亦得名于鴻水，故帝江或又謂之帝鴻。

（四）論帝鴻即陽鳥，隨日南北，故或以象徵旱神

雖然帝鴻爲名，不盡因于鴻水。卜辭有云：

己巳，卜貞帝

貞帝 三羊，三豕，三犬。（《前編》四、第十七葉）

帝 郭沫若先生“疑即《山海經》帝俊生帝鴻之帝鴻。”（詳《卜辭通纂考釋》七七二版）則鴻本象鴻雁形。《詩·小雅》“鴻雁于飛，肅肅其羽。”毛《傳》：“大曰鴻，小曰雁。”又《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箋》云“鴻，大鳥也。”《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鴻鵠志在四海，喻楚莊王也。《呂覽·

重言》：“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買入諫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冲天駭人，固即《莊子·逍遙游》所謂鵬鳥矣。鵬鳥化于北冥，海運則將徙于南冥，頗似鴻雁之春北秋南。”《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雁北鄉”；《月令》云：“季秋之月，鴻雁來賓”；此《管子·霸形》所謂：“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也。鴻雁，春避陽暑而北，秋避陰寒而南，正與太陽之冬南至，夏北至，行跡相應；故或謂之隨陽鳥。《易·漸》“鴻漸于干”。《集解》：“鴻，隨陽鳥也。”《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僞孔傳》亦謂“陽鳥”為“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孔氏《正義》云：“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陽鳥，鴻雁別名也。但在《春秋元命苞》則又演為日中三足鳥神話，云：“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鳥者，陽精。”陽之精，《淮南·天文》則以為火氣，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日者，陽之主也。”《洪範》庶徵之“恒暘”，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京房《易傳》，亦謂：“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詳《漢書·五行志》）由五行家言，鴻雁既為隨陽之鳥，自得謂即陽氣之精；鴻為陽精，則火災旱災，自得疑隨陽鳥而至；陽鳥在初民心目中，自得疑為旱神的象徵。帝鴻氏，以鴻水名義考之，似為江神；若由隨陽鳥名義尋之，當為季侯之神或亢旱之神。鯀陞洪水與共工壅防百川，皆旱災之象也。使其神話非演自鴻雁隨陽，竊嘗疑其變自夸父飲河故事。

（五）論夸父飲河即虹飲水之喻言。虹亦共工本名

《大荒北經》言：“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景。逮之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應龍所處多雨，與女魃所居不雨，正相對為文，則夸父飲河不足，能使河水涸竭，亦為旱神。《淮南·墜形》：“海外三十六國，夸父在其北方。”《呂覽·求人》：“禹北至犬戎之國，夸父之野。”高誘《注》：“夸父，獸名也。”固非。《海外北經》云：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至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為鄧林。

郭《注》：“夸父，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夸父究為何神？自來無說。按，《爾雅·釋天》：“螭謂之雩。螭，虹也。”郭《注》：“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雩。”雩夸同諧于聲，則夸父自得謂即雩之聲轉，亦得疑即螭之別名。螭，《詩·鄘風》作蜺，云：

蜺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毛《傳》：“蜺，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濟，升也。”《箋》云：“虹，天氣之戒。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按：京房《易占》：“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出且雨。”（《漢書·五行志》引）韋昭曰：“三辰，若寅至辰也，蜺旦見西，晏則雨。”是《詩》之朝濟，當讀爲蜺。蜺，《說文》作霓，云：“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春秋元命苞》亦謂：“陰陽交爲虹蜺。”是蜺者朝見于西之虹，虹者夕見于東之蜺，蜺亦虹也。《釋名·釋天》：

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又曰蜺。其見，每于日在西而見于東，吸飲東方之水氣也。見于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又曰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故以其盛時名之也。

證之京房《易占》云“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專以蜺象占夫婦之事。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楊賜亦謂：“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後漢書》本傳）《後漢書》注引《韓詩序》曰：“蜺，刺奔女也。蜺在東，莫之敢指者，詩人言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則以虹蜺象徵“婚姻錯亂，淫風流行”者，實古來傳說。意其傳說來源，必有風流韻事如嫦娥奔月者。劉敬叔《異苑》謂：“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爲青虹，故俗呼爲美人虹。”

虹蜺之別，據《詩》云“蜺在東，朝濟于西”，不過朝夕名辭不同而已。屈原《遠遊》：“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又曰：“雌蜺便娟以曾橈兮，鸞鳥軒翹而翔飛”，則又以爲虹雄蜺雌。《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季冬之月，虹藏不見。”孔氏《正義》因郭璞《爾雅音義》“雄者曰虹，雌者曰蜺”說而申之曰：“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是古人所謂“陰陽交爲虹蜺”者，陰謂陰雲，陽謂太陽，日照雲水，折光成虹。虹之成因，孔氏之說極爲確晰。但，在古代陰陽家則恒以陰陽象徵男女；日雲相薄，仿佛男女相會，故有雄虹雌蜺，蜺戒淫奔，夫婦化爲青虹諸神話。

《說文》：“虹，蜺也。狀似蟲。從虫工聲。蜺，籀文虹，從申。申，電也。”余謂申之爲言神也。土神爲坤，虫神爲蜺。《楚辭·天問》：“白蜺嬰茀，胡爲此堂？”王逸《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移似蛇者也。”以龍蛇狀虹蜺，足徵《說文》“虹狀似蟲”說，本漢儒習語。“光和元年，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按，《楊賜傳》作嘉德殿）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詳《後漢書·五行志》）天投蜺，《洪範五行傳》正視爲龍蛇之孽。是虹在古人傳說中，或以爲龍蛇之神也。龍非水不生得，故漢以來時常有虹飲水傳說。《漢書·燕王旦傳》云：“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

水，井水竭。”任昉《述異記》云：“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沈括《夢溪筆談》亦謂“世傳虹能入澗飲水，信然。嘗見夕虹下澗中飲者，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余謂《山海經》所謂夸父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者，即虹蜺飲水故事之寓言。夸父陰陽聲轉；而虹諧工聲，名正同于殳工，是知殳工壅防百川，夸父飲河亦必虹飲水故事傳說之變相。

(六)論虹象兩頭蛇鯀篆作𪚩即其別體， 鯀陞洪水亦演自虹飲神話

虹之狀貌，據《後漢書·五行志》云：“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未言頭形如何。《夢溪筆談》則云：“虹飲，兩頭皆垂澗中。”驗以《海外東經》云：“蜃蜃在君子國北，各有兩首。”郭《注》云：“蜃音虹，蜃蜃也。”

虹之形狀在古代神話中似為兩頭蛇。甲骨文曰：

……出𪚩于西……（《前編》七、七、一）

……𪚩亦出𪚩出𪚩自……于河，在十二月。（《前》七，四十三，二）

……王固曰，出崇。八日庚戌，出各雲自東宦母。𪚩，亦出𪚩自北，飲于河。

（菁華四葉）

《卜辭通纂考釋》釋蜺云：“象雌雄二虹而兩端有首。《爾雅·釋天》蜺為絜貳。蓋古人以單出者為虹，雙出者為蜺。”（八六葉）山謂蜺者，隤也。朝隤為蜺、夕出為虹、卜辭既云“出蜺于西”又云“𪚩亦出出虹”是蜺虹一物，不如徑釋𪚩為虹。”出虹自北、飲于河，此正“夸父北飲大澤”或“飲于河、渭”說所自出。然則，共工壅防百川神話，自商有之。

鯀，《說文》云：“鯀魚也。從魚，系聲。”段《注》：“此未詳為何魚？禹父之字，古文多作𪚩，作𪚩，《禮記》及《釋文》作鰓。”按：《詩·敝筍》：“其魚魴鰓。”毛《傳》：“鰓，大魚也。”《箋》云：“鰓，魚子也。”魚子，《爾雅·釋魚》則謂之鯢。鯢在《莊子·逍遙游》則謂：“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竊意鯢、鰓、鯀，形或不同，音本相似，初蓋一字，後乃歧為三名，鯀之為鯀，當因神話中鯢魚為名。

鯢諧昆聲。《禮記·王制》：“昆蟲未蟄。”《夏小正》：“昆小蟲抵蜺。”說者以為昆當為𪚩。《說文》：“𪚩，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是也。則卜辭所常見

辛卯賁于𪚩（《殷契類纂》卷十三）

壬辰卜，翌甲午，賁于𪚩 羊出𪚩。（《後編》上、九葉）

當是昆蟲之初文。但，例以二玉相合為珏，二邑相比為𪚩，二戶相向為門，二弓相重為

𧈧，凡疊文者，多象物之兩體。則𧈧從二虫，自得謂象兩頭蛇，亦即之或體。顧其字，《說文》以來皆讀爲昆，昆或譌爲鯀。辭云：“賁于𧈧”，以聲音通假考之，疑賁當讀爲郊，𧈧當讀爲鯀。即子產所謂“鯀爲夏郊”（詳昭七年《左傳》）展禽所謂“夏后氏郊禹。”（詳《魯語》上）余故謂鯀之爲𧈧，亦得名于虹，者，虹之初文也。

𧈧，孳乳爲蠡。《洪範·五行傳》：“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時則有介蟲之孽。”說曰：“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于春秋爲蠡，今謂之蝗，皆其類也。”（詳《漢書·五行志》）蠡从𧈧，冬聲，讀若終。而陸終之終，《邾公鉶鐘銘》則从𧈧作𧈧。章古文墉字，《說文》所謂“城垣”是也。《呂覽·行論》：“堯以天下讓舜。鯀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其《君守篇》正謂“夏鯀作城”，《世本·作篇》亦謂“鯀作城”。余謂，鯀之作城故事，即由𧈧字演來。所謂陸𧈧者，亦鯀之別名。𧈧字孳乳于𧈧，余故謂卜辭所見𧈧字，爲鯀之本字。

另一種理由，足證鯀亦得名于虹者，屈原《遠游》嘗以虹喻采旄矣。東方朔《自悲》亦嘗謂“借浮雲而送予，載雌蜺而爲旌。”（詳《楚辭·七諫篇》）旌旄爲形，誠似虹蜺。若以“比獸之角能以爲城”神話，《世本》即演爲“鯀作城”故事爲例；則“舉獸之尾能以爲旌”，旌亦得傳爲鯀作。鯀之作旌，由《呂覽》說，舉獸之尾也。而《左傳》及《天問》正謂鯀死化爲黃熊。是則蜺旌妙喻，必演自鯀爲虹蜺神話，鯀之爲𧈧，確即虹字別構。虹蜺飲井而井水竭，夸父飲河而河、渭涸，竊謂鯀陞洪水故事必自“虹飲于河”之殷代神話演來；而世傳舜“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亦當演自禱雨神話。

（七）論殛鯀于羽山，即放驩兜于崇山，故鯀又稱崇伯

自箕子陳《洪範》，首傳：“鯀陞洪水，汨陳五行，鯀則殛死。”子產申言：“堯殛鯀，神化黃熊，以入羽淵。”自爾以來，諸子百家莫不盛傳“鯀殛”之事。羽山何在？由《大戴禮·五帝德》及《五帝本紀》“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說，應在海外九夷。《漢書·地理志》東海祝其縣下云：“《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杜預《左傳注》亦云。漢之祝其，今爲江蘇贛榆；則古之所謂羽山者，誠在東裔。然《五藏山經》則次羽山于南次二經云：

堯光之山，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艸木，多蝮虫。

蝮虫即應龍，應龍所處多雨，故羽山之上多雨，下則多水。據經文，羽山東千六百餘里爲浮玉之山，又東千里爲會稽之山；則此山應在今皖、贛境，計與東海羽山，道里懸絕，地望不應。意此山或因多雨得名，非由殛鯀而著。鯀化黃熊，以入羽淵，《水經·伊水注》則謂即禪渚云：

禪渚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即《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禪一音暖。”鯀化羽淵，而復在此，然已變怪，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東南流，注于伊水。

按：《中山經》云：“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畢沅《校正》云：“渚，在今河南嵩縣。”考：今嵩縣雖非漢崇高舊治，亦因崇山爲名。崇山，《詩》言嵩嶽，卜辭曰岳，爲殷、周禱雨勝地，至漢靈帝熹平五年（公元一七六年），猶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其上。（詳《後漢書·靈帝紀》及注引《東觀漢記》）則鯀化羽淵，宜在崇山附近之禪渚；所謂羽山者，羽之爲言雨也，雩也，即謂禱雨之山矣。古者禱雨，必潔土爲龍，以象徵雨神，世謂之應龍。《大荒北經》言：“應龍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夸父，即鯀。則所謂“殛鯀于羽山”者，猶言應龍殺夸父，亦雨神殺旱神之寓言。故羽山地望，以禱雨故事測之，則謂在東海，或在南荒；毋寧謂即崇高維岳。崇岳，在古代傳說中，正鯀之食地也。

太子晉嘗稱鯀爲崇伯，（詳《周語》下）《連山易》亦謂“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是鯀之食土，必在崇山附近。《周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注》：“融，祝融也。”祝融，《邾公鉉鐘銘》作陸贄。贄爲蝮所孳乳，即鯀之別名。則融降崇山，即鯀降崇山。《西山經》“崇吾之山，在河之南。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舉父，郭《注》云：“或作夸父。”夸父即鯀。是崇吾山之獸，即鯀所化之黃熊；鯀爲崇伯，明演自“融降崇山”神話，其化黃熊，亦演自崇吾山之夸父故事。再就夏后氏都邑論之，禹居陽城，啓居黃台之邱，太康失邦，夏桀亡國，皆在鄩水附近，密邇于崇高；（詳拙著《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篇）則夏后氏郊鯀，即郊祀崇山之神。《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崇之崇，《漢書·谷永傳》引作宗。然則，《莊子·齊物論》云：“堯欲伐宗、脰、胥敖。”又《養生主》云：“堯攻叢、枝、胥敖。”所謂宗也、叢也，當即崇伯鯀之國，亦自“殛鯀于羽山”之神話演來。然而，《孟子·萬章》、《莊子·在宥》以及《堯典》、《五帝德》俱謂“放驩兜于崇山”，何也？曰：驩兜亦鯀之緩言，崇山即羽山之本名。換言之，“放驩兜”與“殛鯀”皆禱雨崇山擊殺旱神之寓言也；羽山者，禱雨神話中之崇山而已。

（八）論流共工于幽州演自逐旱魃回朔漠神話

“流共工于幽州”，說始于《孟子·萬章》，《堯典》因之。幽州，《莊子·在宥》作幽都；《五帝本紀》則云：“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雖襲《五帝德》爲文，而名則微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按：唐之檀州，今爲河北省密雲縣治，漢爲漁陽郡庠奚，于《地理志》，正屬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刺史之幽州。但，

《地理志》及《後漢郡國志》均不載龔城。所謂“故龔城”者，當與龔工無與。

幽州，除《堯典》云，“舜肇十有二州”足以爲證外，在《堯典》即有“宅朔方，曰幽都”傳說之異。幽都之名，微獨《莊子》傳說爲然，《五藏·北山經》亦謂：

鎭于毋逢之山，北望惟號之山，其風如劓；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幽都之山，郭注未詳所在。若依《元命苞》言：“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史記·曆書》言：“幽者，幼也。”幽幼音同誼通；則所謂“幽都之山”者，疑即《西山經》之泐山，正與帝江所在之天山相接。又，幽都所產大蛇，見則大旱，正與共工壅川事相應，意者，幽都之山，當在中國西北隅。《呂覽·有始》：“天有九野，西北曰幽天。”《淮南·天文》亦云。高《注》：“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及于陰，故曰幽天。”是天以西北爲幽也。《淮南·墜形》：“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是地亦以西北爲幽也。中國西北，地臨戈壁，流沙千里，終年不雨，在古人想象中，應爲旱神之窟宅。《大荒北經》言：“蚩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余謂舜流共工于幽都，即黃帝置旱魃于赤水北故事之變相。赤水何在？舊說紛紜。由《離騷》“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及《大荒西經》云昆侖邱在“流沙之濱，赤水之後”考之，疑即《禹貢》所謂“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赤水或即今之居延海。黃帝所置女魃，疑在此。然而，非幽都之山，亦非泐山也。幽都，《孟子》作幽州。《周官·職方》“東北曰幽州”，《爾雅·釋地》“燕曰幽州”，余謂水中可居者爲州，幽州即泐澤。《西山經》云：

長沙之山，泐水出焉，北流注于泐水。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諸岬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

泐澤，在不周山東，與《淮南》所謂“不周之山，幽都之門”，地望密合。郭《注》“河南出昆侖，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泐澤。已復南行，出于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也。泐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水經·河水注》亦謂“河水東注于泐澤，經所謂蒲昌海。余考羣書，咸言河出昆侖，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按，蒲昌海，即今新疆之羅布淖爾。《史記·大宛傳》謂之鹽澤，《漢書·地理志》敦煌郡云：“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是也。蒲昌海既爲幽州，則所謂白龍堆沙者，或即不周之山。《大荒西經》又云：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曰幕山。有禹攻共工之國。

此幕山者，當即《西山經》所謂崑崙山，在不周山西北百二十里。若禹攻共工之國，郭《注》“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于此。”余謂“禹攻共工”即所謂“流共工于幽州”，幽州正爲古之蒲昌海。是流之言放逐也。“流共工于幽州”，必演自逐旱神回朔漠神話；猶《大荒北經》言“所欲逐魃者，令曰，神北行”矣。

(九)論共工怒觸不周山爲不周風吹折沙邱之喻言

不周山，《西山經》謂河水所潛，《大荒西經》謂在“西北海之外”以其“有山而不合”也；故《淮南·墜形》謂爲“幽都之門”。其所以不合者，《淮南·天文》以爲共工所觸云：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證之《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洪氏《補注》引《河圖》云：“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又《水經·河水注》引《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則不周山即昆侖山。觸昆侖者，《淮南子》謂是共工；《天問》則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康回，王逸《注》謂即“共工名”。丁晏《天問箋》謂爲庸回之誤。按：《堯典》言“共工靜言庸違”。《潛夫論·明暗篇》及《吳志·陸抗傳》引並作“庸回”。按：《秦詛楚文》曰：“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甚亂。”此最可證庸回庸違，皆康回傳寫之誤。文十八年《左傳》：

昔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康回之窮奇，《五帝紀集解》引服虔《左傳注》，亦“謂共工氏也”。是康回，本共工表德之稱，非人名也。共工爭帝，《淮南》以後，僞《列子》外，書不足徵。而《墨子·尚賢》中則謂“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羽之郊；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呂覽·行論》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怒甚猛獸，欲以爲亂，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此正屈原《離騷》所謂“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九章·惜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成而不就”。據先秦學者傳說，固嘗有鯀與舜爭帝之事矣。是怒觸昆侖山者，當爲伯鯀。《天問》于“康回馮怒”前言“鯀何所營？禹何所成？”繼言“九州安錯？川谷何洿？”中間全述鯀、禹之事，不涉他人，尤可證鯀用其回邪而盛怒，遂致地不滿東南，而《淮南》謂之共工，此亦共工即鯀之切證。

中國地形，因西北多山，東南臨海，自然形成東南傾。但，因瀕海關係，風自東南者，常暖

而多雨；大陸多高山大漠，風自西北來者，遂常苦晴旱。東南風，《呂覽·有始》謂之“熏風”，《淮南·墜形》謂之“景風”。西北風，《呂覽》謂之“厲風”，《淮南》謂之“麗風”，《史記·律書》暨《白虎通·八風》則並謂之“不周風”。《白虎通》云：“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陰陽未合，據五行家言，正為亢旱之象。然則，不周之山，亦即《北山經》所謂“惟號之山，其風如劓；幽都之山，有大蛇，見則大旱”，亦旱神所居之山，郭注《西山經》謂“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殆為近之”。

雖然，“不周風自此山出”，非“觸不周山”也。共工怒觸不周山故事，余則疑即流沙之寓言。《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流沙者，風吹流磧如水流也。《後周書·西域傳》：“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為候。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遇則危斃。”《大唐西域記》亦謂：“度沙磧，至凌山，多暴龍，難陵犯。微有違犯，災禍目睹，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卷一《跋祿迦國》）暴風所過，積沙成堆，或“形如卧龍，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詳《清一統志》引《安西府舊志》）世謂之白龍堆。或“積沙為山，峰巒危峭，四面沙隴，背脊如刀，人登之，即鳴，隨足陷落，經宿風吹，輒復如舊”，（詳《元和郡縣圖志卷》）世謂之鳴沙，或曰神沙山。厲風濟，則昨日峰巒，今成原衍；此處龍堆，可置異地。宋玉《招魂》所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者，此也。若夫“共工怒觸不周山”神話，以西北風一名“不周風”考之，竊嘗疑即不周風吹折沙邱之寓言。《長春真人西游記》言“阿不罕山少西海子傍有風冢，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冢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為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振百川，息于巽隅。”（卷下）巽于《說卦》為東南；阿不罕山，即金山，（今日阿爾泰山）于中國方位，正在西北；《西游記》所謂風冢，當即《山海經》所謂不周風所自出。是《淮南子》所謂“天柱折，地維絕，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者，當由我國西北金山所產不周風吹折沙邱之現象，遞傳遞演，而至于閼大不經矣。《海內西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山經》云：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鴟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欽鴟化為大鵬，其狀如鵬，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鵠鳥，其狀如鵠，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之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葆江，郭《注》云：“一作祖江。”祖江，余謂即江神帝江。鼓與欽鴟殺帝江，猶《大荒北經》言女魃殺蚩尤。鼓化為鵠，鼓疑鰓之音譌，鵠疑鵬之形誤；猶《莊子》言“北冥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古文作鳳字。鳳，卜辭通讀為風。鵬之海運將徙南冥也，余嘗謂象徵颶風之南行。（詳《句芒考》）則鵠鳥見即大旱，鵠鳥亦帝鴻之別名。鴻者，鵬也。鵬音轉為鴻，